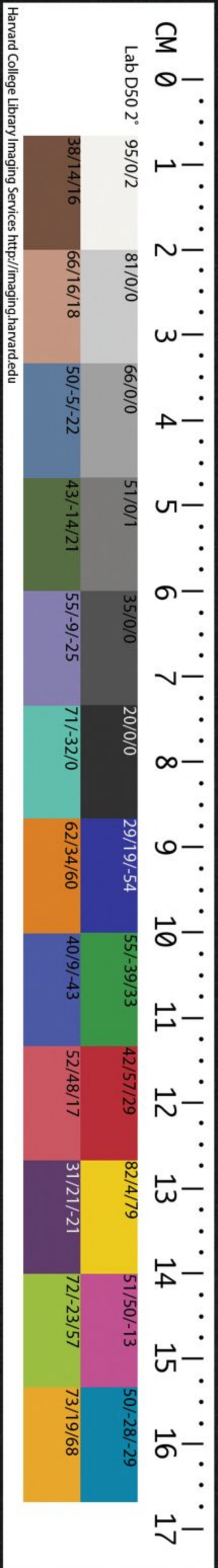


75

2571/32020



75

蘇氏卷三十三

晉書一百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之第五子也以其母慕容

長七尺七寸半垂通雅對其父之

曰此兒闊達好可於此能成人家

字道業則謂之子也信而後

字道成也其後在秦不

志道將而後舉以

之河間桓桓

載記第二十三

晉書一百二十一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

從權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疑有器度身
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
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
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僊問故僊問不能平之以滅
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
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在
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

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皝外以苻
卻缺為名內實惡而以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五
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
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
大喪不許慕容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
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儁既赴幽
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元代常典方今平
中原宜緩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
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
中右禁將軍領晉 事入取東北之和又為征南
慕容垂

將軍荆亮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為司隸偽
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偽位慕容恪為
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
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
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
大張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
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圍暉之謀憚
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
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
冠軍將軍封廣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

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
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曠猛表全叛狀垂懼
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
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百
立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
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曠
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
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
遭無妄之運迤邐遭淒伏艱亦至矣天啟吉嘉會靈
命斲遷北乃鳴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

慕容垂

尉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
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甯以成為山之功
本何以一怒捐之竊為大上不取垂深納之垂在
取一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
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
垂出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真明
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
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自今大厭亂德凶衆士崩
可謂乾啓袖機授之于我子一戰一時今其會也宜
恭承皇天之意因而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

節行大仁者不念。惠愛既溥，漢一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其於此。願不以意示德，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一曰：成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變。既不自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口。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奈疆而并燕秦，弱而國之。此為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魯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王夫差遣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茲以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棄彼土崩恭行。

梁容垂

天罰斬逆臣，復宗祀，建中興，繼以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于野，禍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必受其亂。親兄無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以身於秦主，又為下益，所請復見，昭其國士之禮。若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懸動我首之使，何患無之。關西之地，曾非吾有。日當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佞，誰不為。先且可，誰之乃以兵屬。堅初，賈任長安，與諸將李振等，因譙，擄蒲。蓋危坐，整容，誓曰：世不獲，猶有神，豈虛也哉。若

言責可期頗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符而受賜
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淵池垂請至鄴展拜後臺因
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公名
將所謂公之韓白世豪東直志不為人用頃以避
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可上干賊未可以滿其志冠
軍之號豈足以補其心且垂猶鷹也凱則附人飽
便高颺遇風虛之會必有凌奪之志惟宜急其羈
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遂其將李樂問曰三國
率衆三千送垂又遣一不越成勳張姓成并州時堅
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下鄴西垂且說淮南

漢書卷之八

敗狀會堅將符暉告于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不
謂垂曰翟斌兄弟因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
軍急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似相煩一
行可也垂曰下官慢下之鷹犬取不性命是聽於
是大器金帛一無所愛惟請舊日園不許之配垂
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兵騎一千為垂之副丕
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
三軍之統帥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社
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
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

石越言於不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後命聖朝
蒙起常一遇勿敢輕侮方鎮殺吏焚車反形已露
終為亂此將女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不曰淮南之
敗與故親離而垂侍衛聖朝誠不可忘越曰垂既
不忠於燕其自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
同功一不能銘澤誓忠而三謀為亂今不擊之必
為害言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尚存小人
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難且虜矣垂至河內
殺飛龍悉誅氏兵召募遠近聚至三萬濟河焚橋
公曰吾本外救秦聲內規魏道其法者軍有常刑

卷之六十五

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
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兵為盟主垂距之
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土上不世之恩
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
便懷二三五吾本欲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
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符暉以臣節退又未
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
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鄭通說垂乃許之斌
率眾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
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

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無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楷紹父子宙為符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丘密山一農等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日八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衆西招庫屋官偉干上黨東引之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是之衆至十餘萬不遣石城言農為農所敗於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

燕王承制

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以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洛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百子男者百餘人符丕乃遣侍郎姜護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六金輿勤王誠義邁躋前列宜遂脩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幸過貴能改先賢之嘉如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

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安全全長樂
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家國之業與秦水為
好何故聞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况
公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
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
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
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竒將軍
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各意藩自古
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
萬里之命柰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

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
而欲與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
聲德邁於唐律居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
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
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
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
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
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各各吠非其主何所
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符堅曰臣才非古人致
禍起蕭牆身要特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

功微顧之遇位為列將爵亦通侯誓在戮力輸誠
常懼不及夫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廻討郟城俘
緘萬計斯誠陛下神筭之奇類亦愚臣忘死之放
方將飲馬桂州懸旌問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
師陛下單馬奔巨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
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庭受制長樂
然不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今臣野次外庭不聽謁
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不迫臣單赴限以師程維
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為刺客及至
洛王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滯陰功高

蕭谷垂

之慮退無李廣失

術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

零夏夷以臣忠而

乃推臣為盟主臣受託善

始不遂令終泣望西立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

雲赴雖復周武之會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

期之衆實有其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

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違交通之理臣息農收

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

兵陣未交越已噴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

實天符非臣之力且此邦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

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

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社稷自守時出拼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死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故酬勲烈荷圖伯夷忽

哀容母

毀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軟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稭懷以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

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鄴不固
守中城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
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
西人請斌為尚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
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為元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
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堯已
來未有此福忽覆盈忘上復有斯永魂爽錯亂必
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密令曰翟王之功宜居
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
當議之斌怒密應符不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
慕容世

垂誅之斌兄子貞率其眾北走邯鄲引兵向鄴
欲與不為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
擊破之貞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
于下邑為貞所敗貞遂屯承營垂謂諸將曰符
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腹心之患吾
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
以嚴擊其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
進放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符丕
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死固鄴都不可置也進
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

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歸為符堅所殺勸
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
劉牢之率衆救符不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
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
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
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符不救至而免翟真去
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
立為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為主真子
濟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馬馬
郝景率衆救之為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

慕容垂

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
垂馳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北破丁零吾當
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于
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
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符不棄鄴城奔于
并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
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
即尊號具典儀脩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
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
社稷立寶為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

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慕容德
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
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為
文昭皇后遷就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重
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二不以重陵姜嫄明聖王之
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
容麟鎮南慕容容紹征虜慕容宙等以符堅冀州牧
符定鎮東符紹幽州牧符謨鎮北符亮楷與定等
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
諸將南攻程遼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部殺皆燕

慕容垂

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
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內袒謝罪垂厚撫之為
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臣細皆委
之垂摠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為皇后又以寶領
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
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時慕容容暉及
諸宗室為符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
耕聚眾定陵以叛南應程遼慕容容農討斬之毀
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
東為隔城其尚書曰郎婁會上疏曰二年之喪天下之

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
榮進至乃身冒縗經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
亦時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
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
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
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
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崔遼死子
釗伐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
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
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

慕容垂

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
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
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鐸騎慕容國
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
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
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
八十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
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讐連歲
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
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和囊底智足以剋

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
丹揚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子晉陽永遣
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
出自塗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
餘不逞永謂垂跪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
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卒五萬
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
南農指分二為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
垂引軍為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
農攻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

慕容

慕容賈攻晉陽垂進圖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為
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
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
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
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南攻
廩丘陵城皆烈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
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
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
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繼魏聞寶將至
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台忽有

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
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屯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
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三
萬為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為虛從騎遊獵
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真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
須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眾還者十一二紹死
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
為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
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曰魏人狙于
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方聖略摧其銳志

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眾出參合鑿山開道
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荒寒陸征西慕
容成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渥于平城陷之收其眾
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
設帛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
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
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
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
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遣兵追之
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祖陽以

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疆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為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載記第二十二

晉書一百二十三

記第二十四

晉書一百二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慕容寶 慕容暉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弟凶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符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取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又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為位大赦境內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為太師左光祿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

拜授各有差違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
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
德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家嗣未建
每憂之寶疾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
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伐攝官事總錄禮遇一同太
子所以見走百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
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
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
公策意不在會寶疾長子長樂公盛白以同生年
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

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曰贊成
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京母段氏為皇后策為皇
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
而奄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
晉陽司馬慕容暉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
山行及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
寶引是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彊盛
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
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哇遂曰魏軍
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

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王無所掠資食
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
萬天下之勅敵也日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
聚糧集兵以資彊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
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令乘勝氣銳其鋒不可
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
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
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竇聞魏有內難乃盡衆
出距共率十一萬騎二萬七千次于曲阻拍津魏
軍進至新梁竇憚魏師之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

軍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
一軍奪氣農麟勸竇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
竇農等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
相枕於道竇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
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子芳林圍其夜尚書慕容
皓謀殺竇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竇使慕容
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千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
以兵劫左衛將軍比地王精謀率禁旅試竇精以
義距之麟恣殺精出奔丁零初竇聞魏之來伐也
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旣叛竇恐其逆

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十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摧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

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他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以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剋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

又逆跡未彰且且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
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
慈不欲去之恐一日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
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
奔于廣都黃嗣谷會遣仇乞歸等率壯士二十餘
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
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輿騰斬會
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
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
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待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

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
圍而入為慕容群所殺詐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
號元酒本名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
內外震局莫敢性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
人麟率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
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
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
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
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變備侯他年
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

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
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
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輿騰為
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二萬
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末赤眉因眾軍之憚殺也
殺司空樂浪王由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
引軍討速骨眾咸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眾亦潰
寶與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
城農為蘭汗所請看出赴城為速骨所殺眾皆散
寶與慕容盛慕容輿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

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
款虛寶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
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
退遣慕容輿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家桀于
冀州段儀段温收部曲于內黃眾皆響會剋期將
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紹迎寶寶以汗垂之委身
盛又汗之婿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
寶入于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
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登僭位為

寶惠愍皇帝廟號列宗孰之遷于龍城也舊松為
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更忽有桑
二根生焉先是燕川無桑及鬼道于晉來種江南
平州桑悉由吳來鬼終而垂以口六王中興晉之將
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符堅誅
慕容氏盛潛奔丁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
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
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歸大以盛
觀之鮮不覆貽俄而冲為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

亦東如長子謂柔曰公崎嶇於鋒刃之間在舜
之際愚則為人所猜知則危甚果若當為錫高
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
聞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
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嘗爾手中
等器自取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
授盜乃斃前盛一孫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
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雋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盛既至垂問以西事垂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
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汝有自來矣於是封

長樂八公驍勇剛毅有治人全之風列公實即偽位進
爵為正實自龍城南出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
亂馳出迎衛寶幾為速骨所獲刺盛以免盛屢進
之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
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三固諫
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授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
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喪吾志遂入赴
哀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
舍之宮內祀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
從慕容弄汗之外孫也汗亦嘗見奇入見盛遂相

與謀盛遣奇起兵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
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問之於汗曰奇小兒
也未能辨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
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丘慕率衆討
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
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
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
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祭之盛妻以
告於是偽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早衛雙
劉志張豪張貞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早

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
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
與李阜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等
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曰狼遣李阜張真龍誅之
於是內外帖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
其年以長樂人稱制於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
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竒聚衆于建安
將討開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竒竒擊
滅之分屯乙連盛旣誅汗命竒罷兵竒遂與丁零
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

疆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
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
廆自弱冠蒞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勲屬
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
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
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真能相尋連舟
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
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
仲相齊官曰寵不足以御下沉廆輔翼王室有匡
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

敦獎殊勲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弼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為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為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虜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揔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虜得祗承詔命率令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拒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虜固執謙光守節弥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位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為國計恧報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

慕容廆

萬伐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羨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昔武王夫篤周公有請命之城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捷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訖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馬及文王之然以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等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或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于文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造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

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
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格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
不詐遭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或親終安宗國復子
明辟輔成大業以至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
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令
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乎文武文武以大
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
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為之師傅若無
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為已任
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為周公

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
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悅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
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玉鳴鶉之詩歸
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
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
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聞親故寄言於管蔡
可謂忠不見于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群望之有
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
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
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

周公之行乃天下之歸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大甲亂德放於桐宮思德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來今臣謂伊尹之勲有萬周且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大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伊尹桐宮事同夷羿則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述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之

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大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不修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大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大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中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

稱焉數曰大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
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燕
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違西太守李朗在部十年威
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之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
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
盛曰此必詐也乃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
輔國將軍李阜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阜旋師朗
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阜中路
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
魏師于北平阜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

昔泰公盛

率騎迎朗及于而終斬之初盛之追阜還也羣臣
莫知其故阜既死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阜還者
正為此日朗新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
害良善二則亡窟山澤木可卒平故亦意而還以
盈息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
及也李阜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
走既而歸罪復其罪從盛謂侍中孫勅曰是勅三
軍之任荷專征之責不能校節死綏無故逃亡考
之軍正不赦之罪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
骨肉志其親服肱之忠節阜以刑餘之體勅方盡

命忠欵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志身之功免其
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親襲幽
州執刺史盧溥而士遣孟廣平授之無及盛率眾
三萬伐高句驪襲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
徙其五千餘二千者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
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其
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十遼西公定為太子人誅
死已下讎其君臣于新昌獄盛曰諸卿各言其志
朕將覽之丘尚書丁信年十五成世之男子也進
曰在上不驕直而不厄臣之類也成笑曰丁尚書

慕容

年少安得長者之言
年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
多所猜忌故信言及
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
左將軍慕容國與
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率禁
兵襲盛事覺誅之
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
段璣與子興讚子
來等因眾心動搖夜於禁中鼓
譟大呼盛聞變率
左右出戰眾皆披潰俄而有一
賊從閣中擊傷盛
公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公叔父
河間公熙屬以後事
于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
在位三年偽諡昭
貳皇帝慕號興平陵廟號中宗
盛幼而羈賊流漂
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信嘗

二公矣徵實聞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繼介之嫌莫不
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句人不自
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
親所以卒於不念九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也子也初封河間王以遠避之難
諸王多被其害熙素為高陽王崇所親崇嘗得元
正蘭汗之篡也熙為遼東公備宗祀之義成初
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少書左僕射領
諸將盛曰叔
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私曰各不

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
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發太子
定迎熙入宮羣書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
熙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軻等並夷三族
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實之第四子也叔殊死
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室為大單于臺置左右
輔位次尚書初熙承于丁氏故為所立及熙能幸符
貴人丁氏志恚詛與兄子七丘尚書信謀廢熙
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石禮誅丁信熙
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

熙熙率騎馳逐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
州郡及屯于八部者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
騰苑廣袤千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于苑內
基廣五百步臺高十七丈又起道遙宮甘露殿連
房數百觀閣相交鑿美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
儀符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
息賜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
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
樹中而出立其貴嬪符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
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符氏死僞謚愍皇后增符

本谷熙

謨大宰謚文獻公二符並美其豔好微行游燕熙
非之禁也請謁必從刑其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
有疾龍城人王焜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
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
之也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土
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麗
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麗以符氏從爲衝
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剋平寇城朕當與后乘
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
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

弘光門累級三層與符氏並裝契丹憚其衆盛將
還符氏弗聽遂率輜重輕龍峯高駟驪周行三千里
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不民城不剋而還盡殺
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
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
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
鎮肥如爲符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部員士於北
門土壘設同儀典軍杜靜載棺詣關上書請諫熙
大奴斬之符氏嘗季夏思凍而棺仲之項上地黃
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符氏

夏容熙

死熙悲號躡躑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
就公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而乃蘇大斂既
訖復改其棺而與交接服斬髮齋粥制百寮於宮
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求棺哭者有淚以爲
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
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
以爲符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襪韠中有弊
種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
千百姓率戶燃香燭府藏下銅三泉周輪數里
內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

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瑒等並懼為
狗沐浴而待死焉號符氏墓曰激平陵熙被髮徒
跣步從符氏喪輜車高八尺北門而出長老竊相
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
左衛將軍張興亮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
跋從兄萬流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
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
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
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死微服
隱于林中為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

慕容

城北時年十二在位六年雲葬之于符氏墓偽
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
出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
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與藁字上有四下有
禾兩頭然則禾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恭小子
禿頭二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立兩寶之長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文
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沉深有局
量厚重布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
女之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宮廷侍御

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民封夕陽公
熙之葬符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妻
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
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
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
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
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
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不德
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云遂即大玉位復
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

慕容雲

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勇卿其侯
者五十餘人太平賜穀帛有差配之群官復其爵位
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校尉慕容
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巨離班桃仁懷劔執
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
而弑之馮跋遷雲名丁東宮偽謚惠愍皇帝雲自
以無功德而為慕容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
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
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

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土塞
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
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此身寬政永固受之而
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集賢難羈狼心曰野
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符云
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而長蕩遂使翟氏景從
鄴師青逆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可摧去萬
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水一之舊物
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擬漸備六以豎耳歸

慕容垂

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十之卒惡有業殊
二霸衆微一茲拮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
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俗伊媿於西鄰信
符氏之姦回非晉至之鯨鯢矣實以浮譽獲升峻
文御俗蕭牆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
自勤盛則孝友具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讎賊罪
已而遂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屬矣與乃地非奧
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
奇於鬢髮溈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
山飾士木於驕心躬怨嗟於暮壤宗祀夷滅為焉

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
走而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掃蕪夷魏
劍屠永滅大盜潛移鴻名遠竊實心生亂盛清家
難熙極驕洋人懷憤惋薛貽身容災無以道

載記第二十四

晉書一百二十四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Blank page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containing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